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98—1999)

编年卷四

夜色

刘庆邦

刘庆邦短篇小说

(1998—1999)

编年卷四

夜色

刘庆邦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四), 夜色/刘庆邦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321-6441-7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118号

发行人: 陈征

责任编辑: 谢锦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名: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 卷 (四), 夜色

作者: 刘庆邦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印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41-7/I · 5148

定价: 4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 目 录

晚上十点：一切正常	001
喜鹊的悲剧	014
外衣	028
发大水	043
春天的仪式	057
五分钱	071
一个聪明人和一个 精神病患者	085
一篇小说的故事	102
梅妞放羊	117
不是插曲	131
美少年	146
草帽	159
谁家的小姑娘	175
大姐回门	188
毛信	202
青春期	215

躲不开悲剧	229
天凉好个秋	243
拉网	267
夜色	281

## 晚上十点：一切正常

干冬，街面僵硬。一阵阵带哨儿的寒风把地上的煤屑旋向天空，空中灰蒙蒙的。

李顺和在街口买了一份折叠起来的鸡蛋面糊煎饼，用半页发黄的草纸托着，一溜小跑来到一家大门外守候。这家的院墙是用加工坑木剩下的板皮扎成的，板皮不知经了多少风雨，已经霉变得跟煤一样黑。有的板皮上分布着一些原木的疤痕，看去似人似兽，像鬼像魂。李顺和把煎饼在唇前触了触，像是怕冻凉了，掀开棉袄的衣襟，藏到心口处暖着。煎饼冒出的热气即刻在他纷乱的胡子上结下一层冰霜。时间是早上，天还没有大亮，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个顶风骑自行车的人，无声地过去了。一辆拉煤的手扶拖拉机，夸张地一路喧哗着，也过去了。李顺和竖起衣领，拉下棉帽子的耳舌，尽量把脖子和脸都遮住。他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御寒，寒不寒的他不怎么害怕，他对寒冷已不太敏感。他害怕的是熟人看见他，认出他。他在这个矿上干了三十多年，现在他被矿上开除了。他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反正他是做不起人了。

院子里终于响起了脚步声，李顺和一时有些慌张，退后几步，蹲在路边一个倾倒炉灰和菜皮菜毛的垃圾坑里。

同样是板皮钉成的木门从里面拉开了，走出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儿。男孩儿的书包装得满满的，往下坠着。男孩儿左臂上别着少先队中队长的标牌，标牌白底红杠，在深色棉衣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孩子是去上学，心里大概只想着学校，出门便直奔目的地而去，至于门外是否有人等他，他没有想，就没有看。

李顺和追着男孩儿，压低声音喊：“小明，小明。”

小明听出是爷爷喊他，站下了，但他背着身子，没有回头看爷爷。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往前走。他加快了脚步，跟跑差不多，书包加鞭一样拍打着他的背。

“小明，别跑，爷爷给你买的煎饼，你最喜欢吃的。来，快吃了它，还温乎着呢。”他跑到前面拦住小明，把煎饼放进孙子手里。

小明眉头皱着，像是很不情愿。

爷爷问他早上吃东西没有。小明摇摇头。爷爷说：“天这么冷，早上不吃点东西怎么行呢！快吃了吧，爷爷明天早上还给你买。”

“不！”

“为什么？是不是你妈不让你搭理我？”

小明刚要说不是，这时小明的妈妈王桂金出现在院子门口，她问小明不赶快去上学，在那里干什么呢！说着几步冲过来，把小明的膀子推了一下，问小明手里拿的是什么，“我说过不让你随便要别人的东西，你长没长耳朵，把东西还给人家！”

李顺和说：“我不是别人，我是小明的爷爷。”

王桂金对李顺和的话毫不理会，连看他也不看，却放了高声，厉颜厉色地命令儿子：“李小明，我的话你听见没有，把手

里的东西还给人家!”

小明眼里马上涌满了泪水，他把拐在手里藏在身后的煎饼往爷爷面前一递，跑走了。他的眼泪大概流了出来，一边跑着一边用袄袖在眼上狠狠抹了一下。

李顺和没有把煎链接牢，煎饼掉在了地上。他蹲下身子，想把煎饼兜起来，不料他的手哆嗦得厉害，刚捏住包煎饼的草纸的纸角，纸又烂了，湿软的煎饼重新掉在地上，沾了一层脏污的尘土。他到底还是把弄脏的煎饼收拾起来了，吹了吹，虚攥在手里。他回忆方向似地往前看了一会儿，继续朝小明跟去。

王桂金本来回家去了，她回头看见李顺和仍然往小明上学的方向走，就锁上院门折了回来。她很快超过了李顺和，走在了李顺和前面。她放慢了脚步，背对着李顺和说：“怎么，你害死了李同辉还不够，难道连他儿子也不放过吗！”

这话定是击中了李顺和的要害，他的身子晃了一下，站下不走了。王桂金悲愤的声音还在他耳边放大：“你害死了李同辉……”他不想承认也不行，李同辉正是他的亲儿子。他妻子死得早，是他把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供儿子读中学，送儿子当矿工，还帮儿子成了家。当儿子成为全家的顶梁柱，这个家最需要儿子支撑的时候，他却要了儿子的命，抽掉了顶梁柱。一个家跟一个采煤工作面有着同样的道理，顶梁柱一抽，天顶就冒落倾塌下来，完整的家就破碎了，全家的“安全”从此再也没有了保障。

煎饼送不出去，李顺和把它放进棉袄的口袋里。他昨天晚上没吃饭，今天早上也没吃东西，但他已觉不出饿。他仰脸看了看，天是空的，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昏头昏脑，不知不觉

转到一家门口。他隐约觉得怎么有些熟悉呢，一看，原来他又转回来了。这三间瓦屋是儿子结婚前他和儿子同辉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板皮篱笆墙也是他和儿子一块块扎上去的。过去他每天从井下出来，不管下雨下雪，就是闭上眼，也能摸到家门口，也能把锁头打开。他看见锁已经换了，过去是一把绿锁，现在换上了一把黑锁。其实就是不换锁，李顺和也进不去了。同辉出事后，儿媳妇王桂金对他说：“你要在这个家，我就走！”说着就去收拾自己的衣物。他说：“桂金，咱再商量商量。”王桂金说得斩钉截铁：“没什么商量的，这个家有你没我。”小明的选择是妈，他哭着说：“妈，我不让你走。”那么李顺和只好说：“我走，我走……”他一走，就再也没进过这个家。起初，他的钥匙还习惯性地带在身上，一摸到钥匙心里就梗疼一下。后来，他就把钥匙从裤腰带上解下来了，一解下来就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既然没有了家，还要家门的钥匙干什么呢！

他通过板皮之间的缝隙往院子里看，看见了一堆碎煤，一个破烂得像头盖骨一样的胶壳帽，两根木桩上扯着的一根铁丝，还有院子里刨起来的一块地。地是他带着孙子小明刨起来的，准备入冬前种蒜。要是家里不出变故，冬蒜早该出苗儿了，院子里应是青青的一片。眼下却是一片荒废，冻结的土地上飞动着一些白色的塑料袋儿。连着好几年了，每年秋后他都带着小明翻地种蒜，祖孙俩你整地，我挖坑；你掩蒜，我封土，小院儿里其乐融融。就是在去年种蒜时，他问孙子爱不爱吃蒜。孙子说不爱。“那你最爱吃什么？”孙子想了想说：“我最爱吃街上卖的鸡蛋面糊煎饼。”他问孙子什么时候吃过。孙子说，有一个同学买的，给他尝了一点。爷爷不种蒜了，拉起孙子的手，说：“走！”他马

上领孙子到街口小摊上买了一份煎饼。孙子让爷爷尝煎饼。他只用鼻子闻了一下就算尝了，他说他不喜欢吃这个。这回轮到孙子问爷爷最爱吃什么。他不说，让孙子猜。孙子猜了酸菜粉条牛舌饼，红烧猪肉蒸红薯，还猜了羊肉烩面等等，他一概笑着摇了摇头。他后来说出来的他最爱吃的东西让孙子吃惊而迷惑，他说爷爷最爱吃煤面子，“不信你看。”他开始咳喉咙，咳了两下，吐出的东西果然是黑的，落在土里很像一小块煤炭。当天晚上，小明把爷爷最爱吃煤面子的事对爸爸说了，爸爸说：“你爷爷逗你玩儿，你就当真了。爷爷是不想吃也得吃。按你爷爷的说法，我也最爱吃煤面子，我吐的比你爷爷吐的含煤量还高。”小明的妈妈当时还说笑话：“你们爷俩比着吐吧，以后我们家买煤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了。”第二天，小明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老师出的，让每位同学都写一篇《我最敬爱的人》，大部分同学都写的是班主任老师，小明写的最敬爱的人就是他这个当爷爷的。小明写了他许多好处，作文最后，小明说他一定向爷爷学习，长大了也要当一名煤矿工人。老师用红笔写了好几句评语，认为这篇作文写得好，在班上念了不算，还让李小明同学回家拿给家长看，并让家长签字。小明的爸爸、妈妈和他都把作文看了，爸爸的评价是：“好小子，写得不错！”妈妈撇了嘴，说：“我可不同意你再当煤矿工人，我就你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想让你考进北京上大学，妈还指望跟你到北京开开眼呢！”他是最后看的，看完后他没有对作文说什么，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想起自己早已过世的妻子。小明晃他的胳膊，问他怎么了，他才回过神来，把孙子的小手拉住了。他岔开话题：“来，让爷爷看看你的指甲长了没有，该不该剪？”……

晚上十点：一切正常

一位路过的矿工家属，看见一个戴大耳朵棉帽子的人扒着墙缝往邻居家的院子里瞅，以为是盗贼来踩点的，她左右转着瞅了瞅，才认出是李顺和。她跟李顺和是老熟人，过去见面常开玩笑。这次又悄悄来到李顺和身后，一跺脚，“呔”地叫了一声。

她这一叫，可把李顺和吓坏了，李顺和脸色苍白，两眼发直，说不出话来。

“李老头子，怎么啦，不认识我啦？”

李顺和苦笑了一下，脸色才慢慢缓过来，叫了一声张嫂。

张嫂问他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怎么老也看不见他。还问他不进家站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没带钥匙，要不要她去灯房把桂金喊回来。

李顺和说不用，他马上就走。

张嫂问他到哪里去，是不是还去小煤窑给人家背煤。

这话在李顺和听来，等于揭了李顺和的伤疤，他心上刺疼了一下，表情马上变得异常恐惧和痛楚。就是因为他去小煤窑背煤，才发生了那次让他悔恨终生的瓦斯爆炸事故，事故中有两名矿工丧生，其中偏偏就有一个是他儿子李同辉。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像是随时准备逃跑。

张嫂还有话说，“亏得上次井下出了事，上面才来了人，带来了钱，补发了几个月的工资。这不，又有三四个月不发工资了，不去小煤窑挣点口粮钱怎么活人！我说他李叔，你也别太跟自己过不去，矿上有不少人念你的好呢！”

李顺和逃也似地走了。

张嫂顺着风还对他的背影喊：“回头我告诉桂金和小明，就说你回来看他们来了……”

李顺和只得又回到他现在的苟活之地，离大矿不远的一座小煤窑。窑工的宿舍是就着山坡挖成的土窑洞，一眼窑洞里轮流住着十几个外地来的农民工。李顺和跟农民工挤在一起。他从家里出来时只带了一床被子，现在他只有这床被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他走进窑洞时，有农民工跟他打招呼：“李检查回来了？”他没吭声。出事前他来这背煤，这里的窑工不知怎么知道了他是国家大矿的瓦斯检查员，就把他喊成“李检查”。那时他不觉得别扭，还隐隐感到有些自豪。出了事后人们再这样称呼他，他就听出了讽刺的味道，觉得特别刺耳。他再也不愿意人们把瓦斯检查员与他的姓氏联系起来。他走到窑洞一角，拉开自己那床脏污的被子，蒙上头躺下了。他没有褥子。窑洞打的是地铺，下面铺的是豆秆和麦草。他刚闭上眼，仿佛就看见儿子同辉从黑暗中飘飘地向他走来，同辉对他丝毫没有埋怨之意，而是还像生前那样，跟他说话时总是害羞似地笑笑，安慰他说：“爸，您别难过，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怨您……”他觉得眼角有些痒痒，以为草铺中横行的臭虫又在吸他的血，往眼角一摸，摸了一手湿，原来他流泪了，泪水已变得冰凉。

不错，李顺和原来是大矿的瓦斯检查员，每天下井负责一个掘进窝头和一个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检查。因矿上连续六个月发不出工资，不少矿工悄悄地到附近私人开的小煤窑背煤。给小煤窑背煤虽然活儿很重，工钱也低得可怜，动不动还挨骂受气，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得现钱，得了钱就可以到市场上买米买面。起初他不愿意去小煤窑背煤，觉得那样干不合适，但经不住生活所迫和工友的撺掇，还有，儿媳妇桂金每日为无法安排日常生活唉声叹气，也让他觉得揪心。他试着去小煤窑背煤了。一开始是趁下

班去，后来见别的瓦斯检查员上班只到井下点个卯，就上井到小窑挣现钱去了，他也学着照此办理。这样干了一个多月，井下没出什么事，家里的气氛却好多了，桂金不必再为每日的生计犯愁。他还时不时地给小明买一把糖、半斤花生，或一份煎饼。心爱的孙子既然把他写成最敬爱的人，他得经常跟孙子联络联络感情，不能让孙子失望。这天下午，他跟前些天一样，四点钟下井，拿瓦斯检查器到掘进头和工作面检查一番，不到六点就上了井。而他在当班的瓦斯检查记录本上填的却是：“晚上十点：一切正常。”结果呢，八点多钟就发生了瓦斯爆炸。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背着一大筐煤从小煤窑斜井的井口黑头黑脸地爬出来，见井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两个矿上保卫科的人，其中一个人冷不丁地喊了一声“李顺和”，他答应了。保卫科的人请他马上回矿。路上，他心里打鼓，问出了什么事。一个说，到矿上就知道了。另一个说他做了好人好事，矿长要表扬他，请他吃席。他心里跳得越发厉害，说他没做什么好事啊！还是那个说他做了好人好事的人说：“你不必谦虚了，‘晚上十点：一切正常’，连你儿媳妇王桂金都知道了！”他预感到大事不好，要两个人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要是不告诉他，他就不走。保卫科的人这才露出了真面目，冷冷地说：“走不走由不得你。”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手铐，冲他抖了抖。回到矿上，当他得知井下掘进窝头发生了瓦斯爆炸，儿子李同辉也被炸死时，他一头撞在墙上，昏了过去。

窑主听说李顺和从矿上回来了，披着皮大衣，站在窑洞口喊李顺和。李顺和知道窑主喊他什么事，被子蒙着头，“睡得很沉”。已经好几次了，窑主让李顺和把矿上的瓦斯检查器借来用用，说只要检查器一到手，马上奖给李顺和半个月的工钱。李顺

和一再解释，他被矿上开除了，他原来使用的那台瓦斯检查器也早已被矿上收走，根本不可能借来。窑主还是不放过他。窑主说，他相信“李检查”是会有办法的。言外之意，是怂恿李顺和到矿上做贼。李顺和明白，窑主这是在污辱他，窑主不把他当人看，也不把他当牛马看，而是把他当狗看。窑主不把他当人，他自己还要把自己当人，他宁死也不会干那种事。窑主穿着皮鞋就上了地铺，走到李顺和身边，用脚踢踢他：“哎，我说，别装睡呀！”

李顺和只得把被头撩开了，眼睛避光似地眯着。

窑主让他把家伙拿出来看看。

他说实在对不起，检查器还是没有借到。

“我听人说，你嫌奖的钱少。这样吧，你把检查器搞来，我把奖钱加一倍，这下没问题了吧！”

李顺和否认他说过嫌钱少的话，说就是奖给他一年的工钱，他也弄不来瓦斯检查器，那个矿瓦斯大，离不开那玩意儿。窑主不高兴了，骂他扯淡，连这点鸡巴事都干不成，“我看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还对大矿抱有幻想，脖子还往大矿那棵树上吊。我限你一个星期，如果检查器再搞不来，你也不要来了！”

窑洞里的农民工都讨好地冲窑主笑，像是在李顺和的问题上对窑主表态，表示他们都是乖人，很忠于窑主。

窑主临出门又撂下一句：“少在我这里摆主人谱，看见大矿的人我就够了。”

过了两天，李顺和禁不住又到矿上去看小明。在梦里，小明不说话，老是眼泪汪汪，把他心疼坏了。有一回，他梦见小明到小煤窑找他来了，小明好像走了千里万里，费了千辛万苦，总算

把他找到了，祖孙俩一见面就抱头大哭。他这次没有给小明买煎饼，打算给小明一点钱，让小明自己买。他没有到家门口等小明，而是到小明上学的学校去了。他没敢进学校。他好久不理发，不刮胡子，也不照镜子，不知自己成了什么鬼样子。他的棉袄也烂了，两边的口袋处都露出了棉絮。上次他把煎饼装在口袋里，睡觉时，耗子们群起而攻之，把他的口袋咬碎了。窑洞里耗子又多又猖獗，不光咬了装煎饼的口袋，连没装煎饼的口袋也咬得稀巴烂。他的手一伸进口袋，五个指头全都露了出来。他担心他要是走进学校，学校的看门人会把他当成要饭的，把他撵出去。他只能在学校门口等，等到课间休息孩子们到校园里玩耍时，他再把小明招呼出来。

下课铃响了，学生娃子哇哇叫着，蜂拥着跑出来，在校园里撒欢儿。李顺和踮着脚，伸着头，急切地寻找小明。他相信，在众多的孩子中间，他一眼就能把小明认出来。可是，他没有看到小明。小明呢？难道小明没来上学吗？他现在一遇到事就往不好的方面想，身上就出冷汗，心揪成一个蛋儿。

两个男孩子胳膊搭在一起，肩挨肩走过来，问他找哪一个。他说找李小明。其中一个男孩子说：“李小明在教室里没出来，我去给你喊。”

小明被喊出来了。不知哪个学生认出了李顺和是李小明的爷爷，喊了一声：“快看，李小明的爷爷！”不少好奇的同学跟着李小明向学校门口涌去。小学生就是这样，他们对来自学校外面的任何人都很感兴趣。

快走到学校门口时，小明站下不走了。爷爷在大门外，孙子在大门里，一时间，这一老一少就那么对峙着。对峙了一会儿，

爷爷向孙子招招手，让孙子出来一下，他要跟孙子说句话。说完就自惭形秽似地转到大门一边，让门旁的墙遮住他。

小明没有出去。

李顺和又转出来，继续对小明招手：“来，我给你点钱，你自己买煎饼吃。”

“不！”小明大声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不吃煎饼！”小明的小脸涨红着，眼里盈着泪水，

“为什么？你不是最爱吃煎饼吗？”

“我现在不爱吃了，我讨厌煎饼。”

这时，有个同班同学就问：“李小明，你不是写过一篇作文，说你爷爷是你最敬爱的人吗，现在怎么了，不爱了？”

围观的同学都笑了。

李小明朝那个多嘴的同学狠狠地瞪了一眼，掉头向教室走去。站在他后面的同学们见他表情恼怒，有些害怕似的，赶紧为他让开了一条道。

李顺和追着小明到校园里边去了，说：“小明，等等，你不能不理我呀……”

看大门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教师模样的中年妇女，妇女跑着过来，问李顺和进来干什么，命李顺和“出去出去”。

李顺和站住了，样子有点可怜巴巴，说：“李小明是我孙子，我找他说句话。”

妇女把他上下打量一番，问他是不是叫李顺和。李顺和说是。

“那，因你玩忽职守，毁了自己儿子性命的，肯定也是你了。”

“我也是没办法……我万万也没想到……”

“没想到可不行！我告诉你，李小明的妈妈王桂金找过我们，不许你到学校找李明。李明现在变得很孤僻，上课老是犯愣走神，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学校方面经过分析，认为这是李明突然失去爸爸造成的。李明的班主任跟王桂金谈了，要她多关心孩子，防止孩子走下坡路。可王桂金认为是你干扰了李明的学习，你如果再找李明，王桂金就不要李明了，让李明去找你，要你还他的爸爸。你听清楚了？”

李顺和痛苦不堪地点点头。

“你点头谁看得见，我让你回答我的问题，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这个人的个人卫生也很糟糕，像你这样，胡子拉碴，破衣烂衫，很影响煤矿工人在下一代心目中的形象。好了，你可以走了。”

李顺和像受完训的小学生一样，退出去了。

学校看大门的妇女跟李顺和说的不是瞎话，有一天，他在路上碰见了放学回家的小明，他面带欣喜，正要跟小明说话，小明先开口了，小明说的是：“你还我爸爸！”

李顺和如同遭到雷击，顿时浑身瘫软，不由得垂下头和双臂，说：“我有罪，我有罪！”

李顺和没能搞到瓦斯检查器，期限一到，窑主果然不让他进窑里背煤了。窑主最后是这样对他说的：“反正我不会给你发一分钱，你硬是要给我背我也不反对，无私奉献嘛，据说你们大矿的人有这个传统，我看这个传统不错。”

他没了住的地方，不但不能回家，连隔着门缝往院子里看看